

近日國內雜誌有關宗教的文章

溫順天



今年，一九八零年，市面上先後出現了兩份特為研究宗教問題的中文雜誌，它們是：《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資料》；到目前為止，它們均已先後出版兩期。除此之外，好幾份思想性的期刊亦於今年內發表了一些令基督徒產生興趣的文章。

今年九月第九期的《讀書》雜誌就有一篇由楊德友執筆的「還聖經的本來面目」（頁七七至八五），特向中國讀者介紹「聖經」這部書。作者首先講述一下希伯來的背景，然後指出聖經的結構共分兩部份：新約和舊約，之後分論每部份所包括的內容等。其後，作者更以例子證明聖經對歐洲藝術和文學的影響。在結論裡，作者認為，我們對《聖經》的態度，雖不像基督教虔誠的教徒那樣地對待它，但也不要把它看成是迷信的產物。同時，作者更呼籲中國學生們該以尊敬的態度來對待聖經，該像對待一切文化遺產一樣來看待它。而且，應以歷史和科學的眼光來研究它，以能了解、認識那曾受聖經薰陶的歐美文化。

另一篇是刊登於《中國史研究》（一九八零年第二期，頁一三五至一四四）的「試論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歷史作用」，作者陳申如、朱正誼論述了耶穌會士在東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貢獻。作者告訴我們，耶穌會成立於天主教宗教改革活動時期（一五四〇年）。一五五零年代，耶穌會士隨着葡國在遠東的殖民政策，東來至澳門傳教。之後，作者列出了五個耶穌會士用以傳道的方法：(一)學習漢語，研讀儒家經典；(二)結交名士，躋身儒林，把基督信仰納入中國風俗中，以逐步取得士大夫的信任；(三)介紹西方科學，引入西洋奇器；(四)翻譯宗教和科學書籍；(五)爭取中國皇帝的支持，取得耶穌會在華活動的合法地位。

雖然作者申斥耶穌會士是葡國殖民主義對外擴張進入中國的先鋒隊，但對耶穌會士在中國的種種重要貢獻，如科學知識，特別是製造大炮、天文曆法、繪製地圖、數學物理等的引進，是稱揚備至的。與此同時，耶穌會亦把中國的古代文化介紹到歐洲去。因此，作者指出，我們不能籠統地將耶穌會士與鴉片戰爭後聯結資本主義勢力侵略中國的傳教士相提並論。他們在傳教成績中最具代表性的皈依者就是明朝著名的大官兼科學家徐光啓。最後作者肯定地說，耶穌會士曾將西方的科學文化引進中國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

有關徐光啓的生平事略，可參考《讀書》（一九八零年六月第六期頁七六至八二），題目是「研究徐光啓《農政全書》的啓示」，席爲民作。文內只討論了徐氏在中國農業上的貢獻，並無提及他與耶穌會的關係，更無講及他皈依作天主教徒這件事。另可參考《人物》（一九八零年第三期頁一三三至六），題目是「明代著名科學家徐光啓」，作者陳江介紹徐氏在引進西方科學給中國所扮演的角色；並講述了他與利瑪竇的關係，以及怎樣隨利瑪竇學習天文曆數、地利水利等。

最後一篇是刊載於《中國社會科學》（一九八零年第三期頁一七一至一八六）的「關於中國境內猶太人的若干歷史問題」，作者潘光旦指出中國境內若干曾爲猶太人居住過的地方。

從以上發表過的文章，我們可以窺見中國知識份子對於宗教問題已表達出一定程度的興趣。